

人物專訪—葉淑玉老師

王博玄 吳旻哲 張哲璋 採訪攝影



在班上大家都說國文老師十分有氣質，事實也是如此；淑玉老師對待大家和藹可親，讓全班都十分喜歡親近老師。每次看著國文老師遠遠的走過來上課時，就可感受到老師散發著一種美；課堂上，老師細心地教導同學，尤其是常常補充各項資料時，更可以感覺國文老師的知識很廣博，甚至帶有一種專業的自信感，這樣的自信讓我們很崇拜也很佩服。更敬佩的是，看著老師每天辛苦得在台上諄諄教誨，卻還要應付台下各種同學的疑難雜症，以及面對我們這些無厘頭的提問時，卻能時時保有笑容跟自信，這真的讓我們很驚訝！

在老師回憶教書的經驗中，曾有一位學生誤路歧途進了黑社會，雖然過程中老師想盡辦法要將他拉回正途，但終究沒有成功，對此感到十分的挫折，因而萌生起一個念頭：假使回到過去，是否還願意當老師？但答案依然是肯定的，因為淑玉老師提到，在教書的過程中，總是能遇見一些有趣的學生，讓教學的過程十分快樂，這就是老師一路走來的感想。但教書非常辛苦，平常工作壓力很大，因此老師在下班之餘會喜歡畫畫、寫寫文字調劑身心，或甚至到公園放鬆心情，紓解壓力，讓心情開心一些後，才有辦法再以最好的姿態來面對學生，因為老師很珍惜每天為學生教學的緣分。

在老師心目中所謂的好學生，就是上進心強並能虛心求學，雖然看似簡單，但對於我們這些心浮氣躁的學生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而這樣的敬業精神就像老師在教書時，常為了補充大量的知識，必須事前查閱許多相關書籍或文章，並利用生活中的實際例子，藉由類似的課程內容分享讓大家體會，使大家可以學得更深入。因此，這種實事求是，努力把事做到好的態度正是我們得要好好学习的好部份。附帶一提，淑玉老師不單單只會國文哦，曾經還當過數學跟理化小老師呢！這真是太讓我們刮目相看了。

經過這次的訪問，以及將近與國文老師學習一年的感想，給我們的感受是相當親切的。平常在課程中老師告訴我們很多古人的故事，就像最近提到的王藍田，因為要吃一顆雞蛋而發怒，讓他的仇人王羲之能借題發揮；除此之外，老師也時時提醒我們要好好面對生活中的每件事，特別是好好珍惜所有的人事物，而人生中一旦遇到挫折，則要學會以樂觀的態度來面對，因為凡是都要往好處想才有前進的動力。我們能遇到這麼一個用心的老師，全班都感到十分榮幸，相信未來的兩年，我們可以從老師的身上學習更多的國學知識與人生中的智慧。

作文六級分

童年印象

周伶萱

看著黑暗中白幕上的投影片，裡面全是滿滿的童年，一張張的兒時照片浮現在眼前，敘述著童年的種種事物。時光飛逝，如今已是國中生，童年，也跟著畫下句點。

記得以前，大約是小學一年級，老師請同學們自備膠水要做勞作，剛好家裡的膠水已經用完了，所以必須去買一個。媽媽牽著我的小手，帶我到市場買膠水，膠水有好多種類型，而且圖案都很漂亮，當時的我被可愛的圖案誘惑，就像強力磁鐵一樣，深深吸引著我。媽媽說她要去看看別的商品，但我因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，因此我不知道媽媽不在身邊。過了好一會兒，我終於挑好自己心儀的膠水，於是拉了拉旁邊人的手，大聲說自己已經挑好了，但我一抬頭看，竟然是一位陌生女子!!我嚇的退後三步，那位女士先是看了看我，後來就笑著指向櫃檯，表示媽媽在那裏，當時的我因為認錯人而糗到想挖個洞跳下去，把自己藏起來。

還有一次，大約是小學二年級，我們到體育場附近玩充氣溜滑梯，當時的小朋友很多，我擠了好久才走進去，好不容易終於爬到溜滑梯上，還沒坐好，就被後面小朋友推下去，結果我滾下去之後，下巴撞到布滿小石子的地板，鮮紅的血猶如噴泉般溢滿整個地板，爸媽火速將我送到醫院。迷迷糊糊中，我躺在病床上，打了幾針麻醉劑，之後就開始縫針。起床後，我看著鏡子中的我，下巴的受傷處大約縫了十幾針。事件過後，我對充氣類的遊樂器材就有著莫名的恐懼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學了一課，安全很重要。

看著投影片的同時，我也在回想，快樂的、興奮的、緊張的、生氣的、悲傷的以及逗趣的，因為有了這些回憶，我的童年更加豐富，雖然童年已畫上休止符，但是童年的結束，正是青少年的開始，我已經聽見青少年的前奏，接下來，就會演奏出精彩的進行曲!!

非人類~連載小說（續上集）

王珮毓

參、亞薩與霍斯；我與艾珀

關於亞薩的那件事距離現在已經有段時間了，在這段時間內我在私下默默調查了不少事情。那晚後，我再也沒看到霍斯出現在宿舍，這事似乎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有各種版本的事情經過在底下被傳得沸沸揚揚。

其中有個版本是霍斯因為過去和亞薩有過節，又在不對的時機刺激易怒的亞薩，因而被「處決」。所謂的處決，詳細過程我還真不想了解。

傑森和小哈對此事一反常態的沉默，不願多透露甚麼；如果事情真的和眾人私傳的一樣簡單，平時八卦的小哈又怎會對這事如此嚴肅？傑森甚至不準任何人在他面前咬耳朵。這件事一定不單純。

可是成天待在一群精神殭屍中，我該從何得到一絲小道消息？更何況，我還得隱藏自己心靈自由的這件事。小哈最近似乎有不少事情要處理，我只能偶爾找時間偷偷跑去和傑森說話，好保持我人格健康，找不到人說話的感覺真的很差，每天和身旁的殭屍溝通搞得我都快人格分裂了。

又過了陣子，透過教授魔法課程之導師的關係，讓我認識了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女孩—艾珀。初次見面，她那抹燦爛微笑讓我不必問就知道她是在這長大的本地人，而非我們這些從地球逃難來的難民。喔，還是會魔法的難民！千萬別忘了這點。

有了艾珀這好友後，我的生活也豐富許多，不如既往枯燥。從她口中我也得知道了不少有趣的事，例如使亞薩和霍斯產生嫌隙的原因。

亞薩在過去曾有個決定互許終生的未婚妻，在一切準備就緒，永恆的幸福觸手可及時，霍斯在所有人的面前要求上帝解釋這家世背景不平等的婚姻，嚷嚷著亞薩的未婚妻其實只是個人神混血雜種，根本不配與上帝之子締結婚約。

當下亞薩的未婚妻便因過度震驚失措，暈倒在地，之後的精神及心理狀況也都無法正常，一個禮拜後便去世了。而霍斯竟然還落井下石，聲稱人類的身心如此脆弱，不堪一擊，假使就這樣讓她成為上帝的媳婦，豈不是丟人現眼？亞薩得知此事大怒，但在上帝的勸阻下，也無法對霍斯動手，畢竟他們兩家有著無法逃避的血緣關係，說甚麼都不可違背。說到這，我的嘴巴已經合不起來了。

可是更勁爆的還在後頭。有血緣關係就算了，霍斯竟然就是亞薩的叔叔！因此才會對家族血脈的流傳如此在意，拒絕任何非神的聯姻。因此就算是現實的衝突，也掩蓋不了他們之間的關係。

但那天，亞薩真的「處決」了霍斯嗎？艾珀告訴了我除了這裡的高層，鮮少人知道亞薩與霍斯是叔姪關係，而她也是從別的地方偷聽來的。這樣被極力隱匿的事，真的會有高層如此疏忽的公開討論這件事嗎？更不用說亞薩那極不穩定的情緒狀況。但其實就算有也不奇怪，畢竟這怪地方從一開始就不正常了，追究其餘的真實性，也早已失去意義。

三個禮拜後—

「鈴——鈴——」鬧鐘響起，我轉手拍掉那惱人的聲響，正準備把頭埋進那令人流連忘返的枕頭堆裡，門外便傳進一陣陣急的敲門聲。這麼早，應該是艾珀吧？還來不及伸個懶腰，敲門聲便加重成搥門，彷彿是來討債的，門都快被拆了。見這情況，我趕緊去應門，腦中正準備接下來一連串的炮轟台詞。

「你是怎……」一開門看見的不是滿臉傻笑的艾珀，而是臉色凝重的傑森，看他的表情絕對是出事了，話說到一半的我馬上閉嘴。

「呃，傑森？這麼早，發生甚麼事了？」我小心翼翼的問著。他開口欲止，垂下眼簾，要求我迅速盥洗後和他去辦公室談話。

一路上我控制好自己的步伐，緊張得不敢開口，看著傑森的背影，腦中浮現的是我被其他人發現自己心智自由的想像，被他們趕了出來。還是其實他們根本就不打算趕我，而是直接動手殺了我呢？或者他們壓根兒不在意，只是好奇所以找我去談話？

這些模擬幻想在傑森打開辦公室門的那一刻，全部瞬間消逝不見。 (TO BE CONTINUE)

